

達夫編

現代模範文選

上海希望出版社印行

達夫編

現代模範文選

希望出版社印行

現代模範文選

目錄

臘葉.....魯迅(一)

狗的駁詰.....魯迅(二)

立論.....魯迅(三)

說齟齬.....魯迅(四)

朝華夕拾小引.....魯迅(一一)

小品六章.....郭沫若(一三)

新生活日記.....郭沫若(一七)

奔流.....郭沫若(二四)

島聲.....周作人(二五)

印書的書序.....周作人(二八)

賣汽水的人.....	周作人（二九）
立秋之夜.....	郁達夫（三三）
山中雜記.....	冰 心（三五）
歐遊心影錄楔子.....	梁啓超（五七）
樓板.....	豐子愷（五九）
背影.....	朱自清（六二）
與S書.....	朱自清（六六）
清河坊.....	俞平伯（六八）
虎門.....	王世穎（七五）
檳榔嶼的猴子.....	梁紹文（七七）
水仙花.....	鍾敬文（八〇）
西湖小品.....	饒孟侃（八三）
四隻雁.....	于成澤（八六）

秦淮河·····	海峽遇險記·····	說茶燈·····	憶花鼓戲·····	書燈·····	聽唱·····	蟋蟀·····	赴新嘉坡途中·····	滴鈴子·····	廣智院·····	游曲阜漫錄·····	游泰山漫錄·····	狼·····
朱自清（一三三）	梁紹文（一三〇）	湯鍾瑤（一二六）	湯鍾瑤（一二三）	茨孫（一一九）	孫福熙（一一七）	布衣（一一三）	傅雷（一一〇）	林守莊（一〇六）	老舍（一〇三）	懷僧（九九）	懷僧（九六）	于成澤（九〇）

兩法師·····	葉紹鈞（一四六）
東梓關·····	郁達夫（一五六）
柳如是·····	曾孟樸（一七二）
一宿有話·····	徐志摩（一七七）
長舌婦·····	契訶夫（一八四）
一幕·····	埃頓白格（一九一）
硬殼蟲·····	米顯萊（一九四）
鐵匠·····	左拉（一九七）
小小的火·····	柯洛連科（二〇三）
大眾·····	契訶夫（二〇五）
藝術家的祕密·····	須林娜（二二二）
托爾斯泰給他夫人的信·····	（Tolstai）（二二三）
山上樹·····	尼采（二二九）

悲多汶傳序言.....	羅曼羅蘭(一二四)
燕子.....	米顯萊(一二七)
都霞.....	謝廖也夫(一三〇)
十三歲.....	柯洛索夫(一三九)
信.....	謝芙林娜女士(一四五)
世界上最可愛的玫瑰.....	安徒生(一五七)
懷故營.....	(Nostalgies de Caserne) (一六一)
豌豆上的公主.....	安徒生(一六六)
高尼葉師傅的祕密.....	(Le Secret de Maître Cornille) (一六七)
知事下鄉.....	都德(一七六)
星星的故事.....	(Les étoiles) (一八四)
契訶夫(Chekou)書信選.....	(一九一)
瑪秀.....	屠格涅夫(一九二)

頑童

.....

都

德(一九五)

臘 葉

魯迅

燈下看「雁門集」，忽然翻出一片壓乾的楓葉來。

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。繁霜夜降，木葉多半凋零，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。我會繞樹徘徊，細看葉片的顏色，當他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這麼注意的。他也並非全樹通紅，最多的是淺絳；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，還帶着幾團濃綠。一片獨有一點孔，鑲着烏黑的花邊，在紅，黃和綠的斑駁中，明眸似的向人凝視。我自念：這是病葉呵！便將他摘下來，夾在剛纔買到的「雁門集」裏。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，暫得保存，不即與羣葉一同飄散罷。

但今夜他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。那眸子也不復似去年一般灼灼。假使再過幾年，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，怕連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夾在書裏面的原因了。將墜的病葉的斑斕。似乎也只能在極短時中相對，更何況是蔥鬱的呢。看看窗外，很能耐寒的樹木也早經禿盡了，楓樹更何消說得。當深秋時，想來也許有

和這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，但可惜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閒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。

狗的駁詰

迅

我夢見自己在隘巷中行走，衣履破碎，像乞食者。

一條狗在背後叫起來了。

我傲慢地回顧，叱咤說：

「呔！住口！你這勢利的狗！」

「嘻嘻！」他笑了，還接着說，「不敢，愧不如人呢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氣憤了，覺得這是一個極端的侮辱。

「我慚愧：我終於還不知道分別銅和銀；還不知道分別布和綢，還不知道分別官和民；還不知道分別主和奴；還不知道……。」

我逃走了。

「且慢！我們再談談……。」他在後面大聲挽留。

我一徑逃走；儘力地走，直到逃出夢境，躺在自己的床上。
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。

立論

魯迅

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，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。

「難！」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，看着我，說。『我告訴你一件事：—

「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，合家高興透頂了。滿月的時候，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光頭。

「一個說：『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。』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謝。

「一個說：『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。』他于是收回幾句恭維。

「一個說：『這孩子將來要死的。』他于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。

「說要死的必然，說富貴的許謊。但說謊的得好報，說必然的。你遭打……」

「我願意既不謊人，也不遭打。那麼，老師，我得怎麼說呢？」

「那麼，你得說：『啊呀！這孩子呵！你瞧！多麼……。阿嚏！哈哈！Heh ei he, hehehe。』」

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。

說胡鬚

魯迅

今年夏天遊了一回長安，一個多月之後，胡里胡塗的回來。知道的朋友便問我：『你以為那邊怎樣？』我這纔慄然地回想長安，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，很大的石榴樹，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。然而這些又有什麼可談呢？我於是說：「沒有什麼怎樣。」他於是廢然而去了，我仍舊廢然而住，自愧無以對「不恥下問」的朋友們。

今天喝茶之後，便看書，書上沾了一點水，我知道上唇的胡鬚又長起來了。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，上唇的，下唇的，頰旁的，下巴上的各種胡鬚，大約都有

特別的名號諡法的罷，然而我沒有這樣閒情別致。總之是這鬚子又長起來了，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，先免得沾湯帶水。於是尋出鏡子，剪刀，動手就剪，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緣平齊，成一個隸書的一字。

我一面剪，一面却忽而記起長安，記起我的青年時代，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。長安的事，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，大約確乎是遊歷孔廟的時候，其中有一間房子，挂着許多印畫，有李二曲像，有歷代帝王像，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麼宗，我也記不清楚了，總之是穿一件長袍，而鬚子向上翹起的。於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：「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，你看這鬚子就是日本式的鬚子。」

誠然，他們的鬚子確乎如此翹上，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，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，以自己的鬚子爲法式，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，真可謂「出乎意表之外」了。清乾隆中，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，男子的鬚鬚多翹上；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象中的信士像，凡有鬚子的也多翹上，直到元明的畫像，則鬚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，向下面拖下

去了。日本人何其不憚煩，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，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裏？

我以為拖下的鬍子倒是蒙古式，是蒙古人帶來的，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却當作國粹了。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恨日本，便神往於大元，說道『那時倘非天幸，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！』則認拖下的鬍子爲國粹亦無不可。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？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？

我當時就想爭辯，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。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，——因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，姑且以X代之，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，是因為娶了日本女人，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麼？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，尙且要帶累「賤內」改了國籍，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？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麼宗的鬍子蒙些不白之冤，也不至於就有洪水，就有地震，有什麼大相干。我於是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噯，噯，對啦。」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，——好了。

我剪下自己的鬍子的左尖端畢，想，陝西人費心勞力，備飯化錢，用汽車載

用船裝，用騾車拉，用自動車裝，請到長安去講演，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於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，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，只會「囑，囑，對啦」的罷。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。

我再向着鏡中的自己的臉，看定右嘴角，剪下鬍子的右尖端，撒在地上，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——

那已經是老話，約有十六七年了罷。

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，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鬍子，坐在小船裏，和船夫談天。

「先生，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。」後來，他說。

「我是中國人，而且和你是同鄉，怎麼會……」

「哈哈，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。」

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，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。我那時隨身並沒

有帶着家譜，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。即使帶着家譜，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，

並無畫像，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。即使有畫像，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，宋太祖或什麼宗的畫像，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？

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，以笑話爲真話的，以笑話爲笑話的，只有一個方法：就是不說話。

於是我從此不說話。

然而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：「囁，囁，……今天天氣多麼好呀？……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？……」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，——好了。

現在我想，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，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，其原因只在于鬚子罷，因為我從此常常爲鬚子受苦。

國度會亡，國粹家是不會少的，而只要國粹家不少，這國度就不算亡。國粹家者，保存國粹者也；而國粹者，我的鬚子是也。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「邏輯」法，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。

「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，身體既矮小，鬚子又這樣，……」一位國粹家

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後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。

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，所以就憤憤地爭辯。第一，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，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洋鬼子的機器壓縮，使他變成矮小，希圖冒充。第二，我的鬚子，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鬚鬚樣式變遷史，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，都不向上，只是向外，向下，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。維新以後，可是翹起來了，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，你看威廉皇帝的鬚鬚，不是上指眼梢，和鼻梁正作平行麼？雖然他後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，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，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，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……。

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，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，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，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平。而況國粹家很不少，意見又很統一，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，然而總無効，一回，兩回，以至十回，十幾回，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。罷了，況且修飾鬚鬚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，我便從此聽其自